



当前位置: [首页](#) [现场传真](#)

[现场传真](#)

内蒙古乌兰木伦遗址发掘再获重要成果

发布时间: 2015-01-30 文章出处: 鄂尔多斯日报 作者: 点击率: 789

上世纪20年代,鄂尔多斯高原萨拉乌苏和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在中国考古史、古人类研究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并且扬名世界。2010年,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再次使鄂尔多斯旧石器考古走向世界考古学的台前。乌兰木伦遗址是一处难得的完整保留了古人类活动信息的遗址,具有连续的地层堆积、重要的年代范围、良好保存的遗迹现象以及丰富的文化遗物,在中国乃至世界众多旧石器考古遗址中都属难得。

中国晚更新世最完整披毛犀骨架化石的发现

乌兰木伦遗址第1地点在2013年的发掘中就已经清理出披毛犀骨架化石编号标本127件,当时研究者考虑到还有大量的标本埋藏在北部地层,因此推测在完整程度上这很可能是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晚更新世披毛犀之最。2014年度的发掘完整揭露并提取了北部地层中埋藏的披毛犀骨骼化石。目前,该披毛犀骨架化石已基本全部取出。历次清理所获披毛犀骨骼化石编号标本182件,其中部分可拼合(例如牙与头骨、关节窝与椎骨等)。经统计,该较完整披毛犀骨架一共含骨骼部位160件,包括完整头骨、下颌骨、舌骨等。此外,这具披毛犀骨架还包括一具世界范围内首次发现的完整肋软骨化石。其单从新发现意义上讲已足够重要,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看,更是为我们探寻披毛犀很多未知的领域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实物材料。

披毛犀化石在更新世时期分布地域广、延续时间长,其广布于欧亚大陆,时代从更新世初期一直到晚期。根据已发表的资料,在吉林的扶余、黑龙江的富拉尔基、鄂尔多斯的萨拉乌苏等都发现有晚更新世披毛犀的完整头骨以及大量其他部位骨骼,在河北泥河湾等地也发现有部分完整披毛犀骨骼。而现在陈列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萨拉乌苏最早发现的头骨和骨架,在西方的教科书中甚至将其作为范例。对比已有文献,乌兰木伦遗址出土的这具披毛犀骨架化石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1)从已发表文献来看其是中国晚更新世出土最完整披毛犀骨架化石,远多于吉林扶余和黑龙江富拉尔基出土披毛犀骨架骨骼标本的124件和139件。部分骨骼如籽骨、肋软骨等尚属首次发现,为全面研究披毛犀的各个部分骨骼特征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2)这是首次在考古遗址经科学发掘揭露的完整披毛犀骨架化石,而且具有清楚的埋藏地层和发掘数据,有利于进一步的埋藏学研究等;(3)具有清楚的年代背景。乌兰木伦遗址已有绝对年代数据,最新光释光测年结果为距今5-6.5万年;(4)目前我国正式命名的披毛犀种和亚种有4个,然而对于部分标本的进化阶段以及亚种归属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具有确切年代的乌兰木伦遗址较完整披毛犀骨架的发现有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5)如此完整的披毛犀骨架化石十分便于古dna研究,这对探讨披毛犀的族属和迁徙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罕见大规模动物群脚印和植物遗迹化石面的发现

乌兰木伦遗址第2地点的发掘在2011年试掘探沟的基础上,扩大布方面积,将上部的砂质堆积清理完毕,在原发现脚印化石的面上新发现5个脚印;清理至下部地层顶部,还揭露出保存完好的动物群脚印和植物遗迹化石面。这一发现在旧石器考古遗址中非常罕见,是一处具有重要考古、人文和社会价值的文化遗产。

在旧石器时代遗址化石的记录中，当时古人类和伴生动植物留下的遗迹化石如人类和动物手脚印化石、植物化石等由于极易破坏而极度稀有，并且能够给研究者提供意想不到的信息而受到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目前，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还鲜有动物脚印和植物遗迹化石的报导。在中国，2003年发掘的河北泥河湾盆地马圈沟遗址曾出土了一处大象脚印化石面。这些大象脚印化石面不仅完整的保存了因时代早晚而呈现的打破关系，个别脚印还完整的保存了大象行走的方向信息以及脚趾形状等。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在旧石器考古遗址中发现动物脚印化石。而乌兰木伦遗址此次发掘揭露的动物脚印和植物遗迹化石面，较之马圈沟遗址规模更大、可鉴定动物种类更多、所反映的动物行为更丰富。这是中国第2次在旧石器遗址中发现动物脚印化石，其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世界罕见。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蒋志刚研究员与法国动物考古学家克里斯多夫等专家的现场鉴定，判断出植物遗迹化石2个以及不同种类动物包括马、牛、羚羊以及食肉类动物等的数百个脚印化石。这些动物脚印化石不仅使我们得以判断其所属动物种类，因其良好的保存状况还得以提供当时这些动物群体不同的行为方式。例如，有些组别脚印化石反映了马逃跑或者挣扎的行为。更为幸运的是，由于乌兰木伦考古队工作人员科学精细的发掘方法，使得这一重要考古现象得以完好揭露。目前，考古人员已对这一重要发现进行了照相、绘图、测量、三维扫描以及模型制作。考古研究将非常生动地复原这一遗迹化石面所反映的距今6万年前不同种类动物在河边滩涂地带活动的场景。这是乌兰木伦遗址又一重大发掘成果，再一次丰富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再次表明乌兰木伦遗址具有非常大的发掘潜力。

除了以上两项新的重大考古发现外，2014年度乌兰木伦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十分注重发掘与保护并重、发掘与研究并重。在对遗址和出土遗物等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一些高新技术手段被利用起来。例如本年度对披毛犀肋骨软骨、2011年发现的脚印化石以及同一层面新发现的脚印化石、2014年发现的动物群脚印和植物遗迹化石面进行了三维扫描并制作了模型制作；对第1地点和第2地点的发掘剖面进行了三维扫描。三维扫描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取研究对象的信息，有利于将来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另外，重要遗物如肋骨软骨和部分脚印化石还采用皮套壳的方法予以保护。在对遗址出土石制品拼合与埋藏成因的研究、剥片技术研究、工具类型与修理技术的研究、石器原料开发方略的研究、石器微痕及其所反映人类行为的研究、动物群的研究等都已开展，许多研究成果已陆续发表在国际或国内著名学术刊物上，乌兰木伦遗址在国内乃至国际考古界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

乌兰木伦遗址自发现之日起，因其重要的历史、人文价值，得到了各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连续系统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得以开展。遗址经过多次发掘，获得了大量的文化遗物，出土了重大考古发现；科研专家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的开展，也取得了很多重要认识。可以说，遗址每年都在发掘，每年都有新收获、新成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意识到，由于遗址的砂质堆积很容易破坏，遗址出土的重要遗迹遗物更是非常的脆弱。因此，遗址的整体科学保护将是下一步工作最为重要的方面。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

友情链接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E-mail:kaogu@cass.org.cn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您是第 62264238 位访问者

